

中国古典小说丛书

〔清〕蓝鼎元 著

〔清〕佚名 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
全国百佳出版单位

蓝公案
郭公案

朱外借

〔清〕蓝鼎元 著
〔清〕佚名 著

蓝公案 郭公案

中国古典小说丛书

 江西美术出版社
全国百佳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蓝公案 / (清) 蓝鼎元著. 郭公案 / (清) 佚名著

—南昌: 江西美术出版社, 2018.10

ISBN 978-7-5480-6168-7

I. ①蓝… ②郭… II. ①蓝… ②佚… III. ①侠义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清代 IV. ①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39047号

出品人: 周建森

企划: 江西美术出版社北京分社

(北京江美长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)



责任编辑: 楚天顺 康紫苏

责任印制: 谭勋

蓝公案

LANGONG' AN

(清) 蓝鼎元 著

郭公案

GUOGONG' AN

(清) 佚名 著

出版发行: 江西美术出版社

社址: 南昌子市安路66号 江美大厦

网址: <http://www.jxfinearts.com>

电子信箱: jxms@jxfinearts.com

电话: 010-82293750 0791-86566124

邮编: 330025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

版次: 2018年10月第1版

印次: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 690mm × 960mm 1/16

印张: 13.5

I S B N: 978-7-5480-6168-7

定价: 32.00元

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,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、复制或节录本书的任何部分。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法律顾问: 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晏辉律师

“中国古典小说丛书”出版说明

所谓“古典小说”云者，其义有二焉：一曰，但凡古代之小说，皆可谓之“古典小说”；一曰，但凡技法未受泰西影响之小说，亦可谓之“古典小说”。然此特就今人之观念言之耳。

揆诸坟典，“小说”一词，出自《庄子·外物篇》，其言曰：“饰小说以干县令，其于大达亦远矣。”由此观之，庄子所谓“小说”，不过琐屑之言，以其无关道术，故以小说名之耳。

炎汉成、哀之世，刘向、刘歆父子典校秘书，检讨百家学说，取桓谭《新论》“小说家合丛残小语，近取譬论，以作短书，治身治家，有可观之辞”之意，把《伊尹说》《鬻子说》诸书，归为“小说家”之书，而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（以下简称《汉志》）继之。夷考其说，“小说家者流，盖出于稗官，街谈巷语，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”（语出《汉志》），此亦非后世之小说也。

唐修《隋书》，其《经籍志》立论本诸《汉志》，以小说为“街谈巷语之说”（《隋书·经籍志》语）。当此之时，小说之名虽同，而其类目稍广，举凡《燕丹子》《世说》《述异》之属，皆可入诸小说名下。

后晋修《唐书》，其《经籍志》立论与《隋志》无异，以《博物志》隶小说，此为“神异志怪之书”入小说之始。

天水一朝，欧阳文忠公撰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（以下简称《新唐志》），以《列异传》《甄异传》《续齐谐记》《感应传》《旌异记》等“史部·杂传类”之书移于“小说类”。至是，小说之部类日繁。

及元脱脱修《宋史》，《艺文志·小说类》承《新唐志》之旧而增广之。

明胡应麟以小说繁夥，派别滋多，于是综核大凡，分小说为六类：一曰“志怪”，一曰“传奇”，一曰“杂录”，一曰“丛谈”，一曰“辩订”，一曰“箴规”。至此，小说一类已蔚为大观，脱《汉志》“街谈巷语”之成规。

清修“四库”，《总目提要》（以下简称《提要》）别小说为三派，“其一叙述杂事……其一记录异闻……其一缀辑琐语”，而又损益之。考诸《提要》，则损益可知：一曰，进“丛谈”“辩订”“箴规”为“杂家”；一曰，隶《山海经》《穆天子传》诸书于小说。小说范围，至是乃稍整洁矣。其分目虽殊，而论述则袭诸旧志。

曩者宋元明清之史志，难觅“平话”“演义”之书，此特士夫习气，鄙其为末流所使然也。史家成见，一至于斯。今人刻书，自当脱古人窠臼。

说部诸书，以文体分，有“白话”“文言”之别；以体裁分，有“话本”“传奇”“演义”之别；以内容分，有“佳话”“世情”“侠义”“家将”“神魔”之别。细玩其文，既有劝世之良言，亦有“诲淫诲盗”之糟粕，而抉择去取，转成读说部书之第一要务。以此之故，编者特于说部诸书择其精者，辑之而为“中国古典小说丛书”，凡百余种。

然说部之书浩如烟海，其精者又何限于区区百十之数？此次出版，难免遗珠之憾。然能俾读者因之而省择取之劳，进而得窥说部精要，示人以津梁，则尚不违出版“中国古典小说丛书”之初心。

说部之书，多出自书坊，脱误错乱，在所难免，故于“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”外，尚需广施校雠，始得成其为可读之书。以此之故，编者多方搜罗以定底本，精排其版以美其观，躬自校雠以正讹误，然后付诸枣梨，装订成书，以飨读者。

限于编者学力有限，书中疏漏之处，在所难免，尚祈广大方家、读者诸君不吝批评斧正。凡能指出书中一二谬误者，皆为吾师，吾人不胜感激之至。

戊戌仲夏上浣，邵鹏军序于丰台晓月里

总 目

蓝公案..... 001

郭公案..... 061

蓝公案

目 录

一 五营兵食.....	005
二 三充盗尸.....	010
三 邪教惑民.....	013
四 幽魂对质.....	015
五 葫芦地.....	018
六 没字词.....	021
七 龙湫埔奇货.....	023
八 死丐得妻子.....	026
九 贼轻再醮人.....	028
十 兄弟讼田.....	031
十一 闽广洋盗.....	033
十二 卓洲溪.....	039
十三 改甲册.....	043
十四 云落店私刑.....	045
十五 三山王多口.....	051
十六 西谷船户.....	054

一 五营兵食

潮阳一县，岁征民米军屯一万一千余石，配给海门、达濠、潮阳、惠来、潮州城守五营兵食，无有存者。征收不前，则庚癸将呼，非细故也。

雍正五年丁未，承三载，荒歉之余，米价腾贵。潮令魏君，发支兵米至五月之半，止矣。其半月不能继，六、七两月将离任，又不能继。八月解组，大浦尹白君署潮篆，九月卒于官。五营军士半载乏食，悬釜嗷嗷，民间岌焉。

时镇潮大帅尚公，约兵有法，纪律严明。潮阳、海门诸守将皆能得士心，是以诸军虽极苦，而无敢越念。大吏以余承乏代庖兹邑，冬十月十八日底，廩无粒米，仓无遗粮，军士多鹄形鹄面，有不能终日之势。适奉宪檄借运镇平、程乡仓谷三千石暂给兵饷。余曰：“噫！美矣。”但募舟转运，上水下滩，往返须二十日，恐兵丁不能久待。且夫船运费将何所资？转盼数月，又何运还程镇补仓之费？可遂云长策乎？查是岁旱禾半收冬稔八分以上，设法催征未必不较便捷。吏皆曰：“甚难！”潮人素有健逋之癖。乡间居民有粮者少，连阡广陌皆郭内世家大族之田。阖邑乡绅举贡、文武生员不下七、八百人，捐纳监生一千三、四百人，院司道府书吏辕役势豪大棍不知几千人，皆威权炬赫，如虎如狼。持檄催粮之差，孰有过其宅而问者？见之惴惴莫敢仰视，稍有片言获戾，则缚入其家，禁闭楚挞。否则迫至县堂丛殴

公庭之上，由来久矣。而图差亦遂与和同舞弊，有钱纵释，毫不以催征为意。每逢比较，拘亡户饿殍一、二人代责抵塞，无有确实粮户得以见官。且比较轻笞，百不当一。稍示之以严刑，则有前任魏使君故事：各役哄堂一声，溃然走散，登东山扎石洞，二、三百人蚁聚弗返。诛之则不可胜诛，使君无如之何，则必款绅衿，邀豪猾出以好言劝慰，然后下山供役如常。自此奄奄不能复振，百事皆掣肘不可为矣！余曰：“不然。绅衿独不畏详革上司，吏役不畏上司惩治乎？势豪大棍吾自有三尺，此无难也。衙役散堂登山，则系不轨乱民，吾能擒而尽杀之。”吏曰：“绅衿宪役，非止百十抗粮可以详革，必人人而尽申之，安所得许多楮，而且日亦不足矣！”余曰：“噫！天下岂有不可化之人哉！我自有良法处置，非汝等所知也。”乃下令阖邑人民：“潮阳之在岭东固巍然大县也。沃野平田二百余里，素号产米之区，人物蔚兴，世家大族甲于潮郡。士大夫明礼义而重廉耻，古以海滨邹鲁目之人。年以来收成歉薄，急公者鲜，兵糈贻误，亦出于无如何！今冬稔有秋，闾阎不苦乏食，此亦急公奉上为长吏分忧之日也。五营军士，自五月至今未沾升斗之粮，汝等同乡共井，非亲即故，宁不相知相恤？况设兵卫民，输赋养兵，古今通义。汝等藉人之力以安疆土，忍坐视其枵腹颠连而不一恻然动心欤？兹奉宪檄，借运镇平、程乡仓谷三千石暂给潮饷。夫镇平小邑也，程乡中邑也。小邑人民尚能急公完粮，以赢余米粟养活邻县。汝以潮阳大邦而乞食于小邑，不亦可耻甚乎？况镇、程之粟虽来，汝士民粮米终须完纳，何苦自居顽户抗欠之名，使堂堂大县，黯然无色，其羞忤否？愿汝等一深思之也。本县代庖伊始，专职催科以济兵食。查向来粮米征收，每石加耗一斗，乃普天通例，今本县特从宽简。凡纳本年粮米一斗，收耗羨五合，每石耗米五升；纳旧年米一斗，收耗羨三合，每石耗米三升。只仅取足供粮道，养廉奏销之费，本县毫不濡染焉。汝等当曲体减耗为民之心，将应纳新旧粮米争先纳完，使十日之内得以发给兵糈，后此源源接济，五营

皆庆饱腾之乐。本县实受汝士民赐矣。倘汝等不知情理，仍前抗玩不纳，则本县减耗无益，自当照旧加一征收，惟有严刑峻法以与汝顽民为难。汝等自度，能抗本县，能抗朝廷之法乎？缙绅衿监为民之望，逋粮功令更加严切；至于势豪土棍，上司衙役尤不起道，本县不侮鰥寡，不畏强御豪强之性，自昔已然。况今为朝廷法，吏不能搏击奸豪，伸三尺典章，无是理也。绅则详参，士则中禡，奸棍蠹役幽囚杖毙，而其名下应完粮米，即至家破身亡亦终不免于轮纳，彼时虽欲悔之，其何及矣！本县谬叨民牧，有风俗人心之责，所最与士民痛痒相关，休戚相共。欲代谋安居乐业，遂生复性之计。不知凡几。此区区急公完粮分内当为之事，非有所苛求于汝，汝等岂皆木石心胸，不肯稍听本县一言耶？试于清夜平旦，反复静思，必有以慰本县之望，本县将凭轼而观之。”

是时十三都士民以此举为异事，欢欣趋纳者甚众，而一、二顽梗衿监且笑其愚。余密遣差役捕致。每日必有一、二登堂者，计新旧积欠累累总列一单问之。若不肯完清，多浮词支饰，余曰：“噫！汝真不可化之士矣！今欲详革汝贡监，则功名可惜，吾不忍也。请暂入狱中少坐，不论今日明日，今夜明夜，但粮米全完即出汝矣。”而图差复渐有弊，不肯摄衿监到官，余思潮人好讼，每三日一放告，收词状一、二千楮。即当极少之日，亦一千二、三百楮以上。于当堂点唱之时，见系贡监诸生必呼而问之，曰：“若完粮否？”召户房吏书赍此簿堆积案头，立查完逋。完则奖以数语揖之退；逋则开列欠单，置之狱，俟完乃出。由是输纳者益多，而词讼亦稍减其半。计开征甫十日，积米盈仓，遂给发五、六月兵食。先潮阳一营，次海门，次达人，次潮州城守营；又次惠来营，轮流一周，复给七、八月兵米，果尔源源接济，前者方去，后者复来，九月、十月、十一、十二等月，皆支领足数。至腊月二十日而告厥成功，不复有悬欠升斗矣。五营军士，腾欢感激不可名状。潮阳营游府刘公、海门营参府许公皆曰：“我等平心自揣，

苟得支給一半，或止少二月则已喜出望外，不期神速至于斯也。”自是新岁兵食按月支給，终余署任无有迟者。

方立法严比之制，图差弊窠骤塞，颇有愠言。复以拘到人民不加刑责，粮完即释安业，又逋赋止问本人，父兄子弟已分析异居，不许波累。图差平日枝蔓牵连，妄拘索诈之术，至是俱无所施其，而“笞责杖刑法”与“凡民一例”不得独轻，久欲行历时挟制哄堂故智，而余屹不为动也。忽一日，完粮甚稀，余正在给兵食甚切，恐催征不前有事军士之望，重杖严比时，更漏初下，猝闻亭外人众哄然一声，差役拥挤向东角门走出。书吏稟请退堂，曰：“图差散矣！”余曰：“欲上东山耶？”吏曰：“大抵然耳。”余曰：“恐城门已闭不得出，待我遣人赴营中请启钥大开城门纵之去。”众差闻余语怪异，皆饴伫立耸听，其去者亦稍稍潜集。三班头役二十余人跪下稟曰：“我等愿往擒之。”余曰：“勿擒也！人众至二、三百，汝等数人何能为？且众差此行，乃我明日立功之会，何拦阻哉！升平世界而差役敢于散堂，是叛也。其所以叛之故，县令催科严也。兵食孔亟催科不严，则县令有罪；既已严矣，则无罪而有功。是众差之叛，非叛县令，乃叛朝廷也。既为朝廷之叛，则县令明日耀武扬威率营兵民壮，捣东山一鼓剿擒之，定乱之勋与军功一体议叙。其有逃匿在家，必按籍搜捕，穷治亲邻，不尽获正法不止。所虑昆冈炎火，玉石无分。不以此时查点清白，恐守法不散之差，亦与叛人同罪，枉累非辜，情所不忍。汝等高声传令堂上，差役愿走者速走，不走者静听点名。”吏曰：“作何点法？”余曰：“仍照粮簿唤。比不到者，视名便可知是谁为叛矣。”各图各甲以次唱名，完多者记赏，完少者重杖。至四鼓鸡鸣而毕，无敢有一名不到者。余笑曰：“汝等皆在，谁为上东山耶？我昔在军中视三十万贼如苗芥。况东山一卷石直用靴尖踢平耳！暮夜不知寻死者为请，我亦不记前过，汝等自今以后各深自愧耻，勉为守法奉公焉可也！”由是诸役皆股栗，绅士豪强输将恐后。是以两月之间能办五营

半载以上之兵食，而镇平、程乡三千谷省往来转运之劳费。人心既定，顽梗既训，役胆既破，从此催科不复费力也。

五营军士半载乏食，乃十分急迫之时，势豪大猾百千梗法，乃万难措手之地。民刁役恣，真是无可奈何！非有绝大本事，未易言济斯急迫也。数行令下，民心鼓舞。减耗羨，戢豪强，治衙役，开诚布公，自然输将恐后，十日而见效，两月而成功，岂幸致哉！处置散堂一节，镇静从容，尤为非常手段。所谓不动声色而措泰山者欤？令君在都门时，宰相卿贰以为天下奇才，于此可见一斑。

二 三充盗尸

丁未秋七月十有三日，余赴普宁尹初学政也。甫月余，有潮民王士毅者，以毒杀弟命来告，云：从弟阿雄随母嫁普民陈天万为妾，天万嫡妻许氏妒，以药鸩阿雄致毙。十指勾曲，齿唇皆青。并具有诬告反坐甘结，盖情词似乎可信也。诘朝诣验，空圻无尸，士毅利口喋喋直指天万惧伤移灭。天万举家相顾骇愕，不能出一语。余澄心静气，鞫知阿雄病痢两月，并唤当日医家问讯，灼无可疑。熟视许氏腹大如牛，三、四人扶掖蹲踞，则九年蛊疽，含悲凄惨，亦非复妒悍鸩毒人也。遍问犯证十余人，再四穷诘，皆莫知尸在何处。度为王士毅所偷，因呼尸母林氏，问阿雄天殇之日士毅来否，曰：“邀之不来。”复问次日来否？曰：“来，不入我家，过其表姊宅即去矣。”问姊有夫男与否？曰：“有子廖阿喜年可十五、六。”即唤阿喜来问：“二十八日王士毅到汝家何事？”曰：“过诸途未入我室。”问：“何所言？”曰：“言阿雄死今埋否？我对‘已埋’，士毅问埋在何处？我对曰：‘后边岭。’即去矣。”余拍案厉声曰：“偷尸者，王士毅也。”夹讯之果服。供称系雇乞人乘夜窃发其冢持之去。再诘其移匿何处及指使讼师名姓，皆支吾不以实告。恐有从旁窥伺者，遂将王士毅决杖三十，声言于邑枷示。其陈天万一家及乡里牵连人等概行释去。当场观者数千人，咸以为果完结也，欢呼震天，罗拜匝地。

去不半里，密呼壮役林才语之曰：“不去衣帽，先驱入邑城疾趋

东门旅店，问潮客王士毅投宿几日？寓何房舍？舍中有一人缚以来。”果擒讼师王爵亭来，举动从容，若为弗知也者。谬言与王士毅素不相识，士毅亦不顾，词气斩截，几于无间可乘。度代书认保之处，士毅不能独行，密唤代书及保家讯问，俱称此人同来则有之。爵亭尚不承招，给纸笔令书供词，则字迹与原状若合符节。因断三木，真情毕吐。供称系老讼师陈伟度指画奇计偷尸，越邑移埋灭水都乌石寨外，其埋处当问伟度，即士毅亦不能知也。因复遣役星访缉弋获陈伟度前来，则老奸巨猾较爵亭而诈十倍，至则切切鸣冤，言陈天万乃我服弟，此二人全无良心，欲以假命陷弟于死，幸遇青天烛奸如神。今陷弟不得，又欲移陷其兄，非公龙图再世，我兄弟死不瞑目矣。余心然其说，有矜释之意，见双眸闪烁，似非善类，偶试之曰：“好讼师也，汝所言有情有理，娓娓动听，若遇他人百千亦释，今不幸遇我而汝又知为龙图再世，则不必复来相欺，逐一首实，当从原谅！”伟度愕然无以应。

王爵亭指之曰：“汝我三人在乌石寨门楼中商谋此举，汝援杨令公盗骨故事，教我等偷尸越境，一则不忧检验无伤；二则隔属不愁败露；三则被告惧罪灭尸似实，陈天万弟兄妻妾、乡保邻里皆当以次受刑，夹拶糜烂；四则尸骸不出，问官亦无了局，我等于快心逞志之后，开门纳赂，听其和息莫敢不从，致当成家在此一举；五则和息之后，仍勿言其所以然，阿雄尸终久不出，我等亦无后患。迨偷尸更埋之后，三人欢欣痛饮，共称奇计，谓神不知鬼不觉，虽包龙图复生不能审出真伪。今日之事尚有何言说哉！既遇龙图奈何犹不实供，独使我二人受罪也？”伟度尚晓晓不服。

余复试之曰：“汝虽无同谋，却踪迹不谨。王爵亭、王士毅既为汝弟仇人，汝奈何在东门旅店与之共坐饮食？”伟度出其不意，遽答曰：“偶然耳。”余曰：“一饭偶然，连日共饭亦偶然乎？”伟度曰：“普邑无多饭店，不得不尔。”余曰：“汝等连日旅店商量，吾已知之。若果仇人相遇，安有许多言语？”伟度漫供：因爵亭等诬害吾弟，